

书话文丛

书香 余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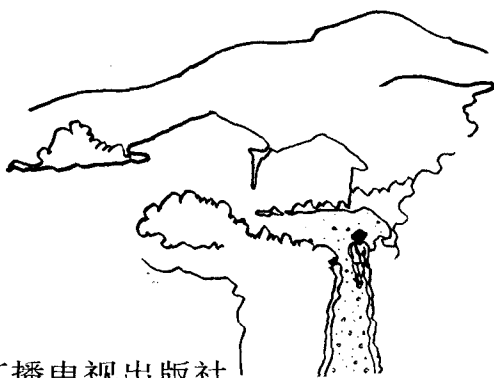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 / 钟敬文 张岱年 邓九平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书香余韵

主编 钟敬文
张岱年
邓九平

书话文丛——20世纪中国学者作家谈读书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09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书香余韵/钟敬文等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1997. 10

(书话文丛)

ISBN 7-5043-3033-7

I. 书… II. 钟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7742 号

书香余韵 书话文丛

——20 世纪中国学者作家谈读书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

15.5 印张 4 插页 349(千)字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 册

ISBN7-5043-3033-7/I·414

主编: 钟敬文 张岱年

邓九平

责编: 李晓霖

责校: 陈丹桦

封面: 许立英
翻拍

定价: 19.00 元

《书话文丛》编委会名单

顾问：

卞之琳 季羨林 冯亦代 严文井 陈 原

主编：

钟敬文 张岱年 邓九平

常务编委：

牛 汉 汪曾祺 林斤澜
邵燕祥 舒 乙 邓九平

编委：

钟敬文	张岱年	牛 汉	碧 野	汪曾祺
林斤澜	黄宗英	姜德明	邵燕祥	舒 乙
李国文	王富仁	李元洛	任洪渊	韩静霆
母国政	邓九平	谢大光	滕 云	张抗抗
斯 好	于海婴	张树英		

序

张岱年

我喜书，喜读书、买书，更喜著书。~~青年时期~~，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，地近琉璃厂，~~常和同~~常和同~~学~~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。那时，琉璃厂旧书店~~很多~~，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，可我没有钱，无力购买~~高价~~的书。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，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，我路过宣武门，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。我喜读《庄子》，也喜读宣颖的《南华经解》，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《南华经解》，比较破旧，在小市书铺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《南华经解》，惜乎无力购买（直到30年代，买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《南华经解》，珍藏至今）。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一部《庄子》，题“郭象评，向秀注”，是一部木刻本，不知是何人伪作。也因无钱没有买下，后来再也不见了。

30年代，我在大学任课，稍有闲钱买书。留心购求《张子正蒙》的各种版本。买到高攀龙的《正蒙释》，刘沅的《正蒙会稿》，都是明刻本。又买到《张子全书》的几种不同版本。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书，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。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。50年代初，我请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《家藏集》，他为我找到了，

共六函，印刷装帧都精美。据闻北京的《王氏家藏集》只有两部，一部存科学院图书馆，一部由我购藏了。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点《王廷相集》，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。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《李太白集》，亦甚为精美。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《荀子》，嘉庆年间重刻宋乾道本《韩非子》，都十分精美，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。我看过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，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，惜乎无力购求，只能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。

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，都十分精美，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，是文化瑰宝。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，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。

40年代至50年代初，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店，卖外文新书。当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，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，十分方便。后来这个法文书店因故被封闭了。50年代后期，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。现在看来，从文化交流来说，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。

买书不易，存书亦难。40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，那时住房也很小，后来迁到新林院，有一间很大的书房，颇为方便。1952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园住宅，建筑面积七十五平方米，居住面积不过三十多平方米，比较窄小。当时购书不多，勉强够用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学校让七十五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三家，每家建筑面积五十平方米，书籍就放不下了。后来哲学系“文革”小组还嫌我们房屋太大，命令我从五十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，书籍更无法存放了。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四辆平板三轮车的书，但存书仍然嫌多，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。当时，也不允许多读书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口号正在流行，哪个还敢看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书籍呢？其后逐渐落实政策，

我的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，1978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，实际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。书籍勉强存放，找起来非常困难，又兼年老体衰，无力多买书了。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浏览，难免望书兴叹。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，也就轻易不买书。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诒让、现代史学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，不无羡慕之意。明知其不可求，也就安于陋室了。现在年过八旬，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，观览一番，也就很满足了。

清代思想家颜元（习斋）讥讽宋明理学家，说宋明儒者只会“读、讲、著”，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。其实理学家除了“读、讲、著”之外，也还在考察、思索。如周敦颐、程颢以及朱熹、陆九渊，也都长于吏事。我的一生似乎是在“读、讲、著”中度过，其实我是力求贯彻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。我写了一些书，幸而都能问世。四十岁前所写的哲学论稿，题为《真与善的探索》，1988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。三十岁前撰写的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近年来也一再重印。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，实可庆幸。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，我还想继续写。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了，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。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、好书，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。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《书话文丛》，愿这套丛书能在读书人的心里洒下一片春雨，是为序。

1997年3月

序

冯 亦 代

中国有诗话、词话、曲话，唯有书话，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所用，并为公众所认可，这是老友姜德明在为《现代书话丛书》总序中所说的话。我喜欢读这些书话，经常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笔中，摸索到一些未读过之书的信息，即使已读过的书，也可以从书话作者的文章中，对照我的意见，更可发现我读该书文本时偶有的粗心或未见及原作者的题旨。所以我常有一种感觉，认为书话是我的老师，不读书话，我很可能把一些引人入胜的见地失之交臂。

姜德明在总序里，曾把书话界定为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，并由此生发、衍变而成。书话不宜长篇大论，宜以短札、小品出之。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，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，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，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。书话不是书评，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、分析和批评。书话不能代替书评。”

我同意他前面所说书话的界定，但对他说的“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”和“亦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”两点，则认为把书话只限于以汉语出版的书籍；似乎范围限得太死、太仄，则期期以为不可。因为我们现在读的书，汉语古书只是一部分，其

他还有以汉语翻译国内各民族及世界各国的书，这些书不但有写书话的可能，而且鄙意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大潮下，写外国书的书话还有其必要。

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现代知识，我们比之于国际上现代化的国家，至少有二三十年的差距，有些项目甚至还要落后到半个世纪之多；虽然我们也有比较先进的东西，但大体说来，我们还是落后的。所以在国家现代化方面，我们不但要迎头赶上，而且还要超过他们，如果安于落后，便须挨打，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。因此更多地吸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，就十分必要。

但是我们还是个贫穷的国家，我们付不起那么多的外汇去买他们书籍的版权，这就不可能通过翻译来获得他们的知识。再说现在书籍的出版如此众多，我们也不可能本本都来翻译。如果我们国内懂外文并有专业训练的人，能够将他们读到的书，择其适合我们需要的写成书话，那就可普及这些知识，然后再谈翻译成汉语是否必要，那我们就可事半功倍了。

我是个英美文学的爱好者，起初只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写些海外的文坛消息，得到读者的欢迎。有次茅盾先生和我谈起介绍文坛消息固然可以知道海外的新闻，如果我们能写得再详细一些，介绍原作作者的经历及背景材料，对于我们掌握海外的文学情况，便可更进一步了。于是我便在一则出版消息里，写新书的内容，写作者的经历，写国外读书界对这位作者及这本作品的意向和对他的评价。如果我能读到原书，我就写上我的读后感，否则就依赖书评刊物的意见。十多年来我已汇集出版了好几本书，并为读者所欢迎，特别是受到中国作家的垂青，他们不但获得了消息，知道海外文学发展的趋势，有时还可得到启发，开阔视野。

因此，私意以为书话的内容，可以不必予以界定，写书话

的作者要写什么就写什么，只要引领读者去读好书，增加国内外的新旧知识，便是达到了目的。

这部《书话文丛》的编者收集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，做得比较周全，堪称自“五四”运动以来新型书话的第一次的选集，相信读者们会从中得到读书的乐趣，如果从此晋入“书痴”、“书虫”的行列，那就成为额外的喜悦了。

1997年3月27日于七重天

序

舒 乙

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书，动物只有物质的食物，而人有精神的食物。

“食色性也”，只说对了一半，说的是人和动物共通的那一半；不同的那一半，也是最重要的差异，便是人有精神的需求，人要书。

人要写书、编书、买书、藏书、念书，而动物绝无此种嗜好，不管多聪明的动物都不成。

人当中也有文盲，也有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书的，但是，他们听过书，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书中的故事，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了书的影响的。

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。

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载体。

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化身。

书便是人类的智慧。

北京的最西南角，有一座古寺，叫云居寺，那里藏着一部世界上最大的书，是一部石头书！

这部石头书的每一页有一米多长、半米多宽、三寸来厚，足有二百多公斤重，两面都刻满了字，每个字有网球直径那么大。云居寺里共有一万多块这样的大石头“页码”，整整齐齐的，规

规规矩矩的，浩浩荡荡的，真是令人惊叹万分。

干吗要刻这么一部大石头书？

就是出于爱。

和尚们，一千多年来，怕毁书，怕烧书，一句话，怕书传不下来，干脆，做一部石头的，让它永世长存，让它不朽。

这个故事的意義，在于它传达了人类对书的深厚的大爱。人可以死，书不能断代，书必须传下去。

这真是一个极致的、典型的、绝好的故事，最精确地最夸张地最使劲地描绘了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。

有了对书的愛，于是，人们不断地在读书，写了各式各样的体会。

有一个聪明人，叫邓九平，想起来，何不把现当代中国文人写的关于书的文章，选编在一起，一本装不下，编辑成一套，叫做“书的书”。

他找到钟敬文先生、张岱年先生，在他们的指导下编成了一套丛书，这便是《书话文丛》。一共六本，涉及二百多位作家，近八百篇文章。

应该说，这是一个好选题，也是一个大工作，很专门，很专业，也很有眼力。

撇开这套丛书的知识性、趣味性不说，单说它传递的那种人类对书的感情，便足以使读者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。正是这种对书的尊敬，对书的不能割舍，对书的一往情深，一句话，对书的痴迷，便构成了这套丛书的永恒的价值。

对书的愛，产生了那部永垂不朽的大石头书；对书的愛，同样孕育了这套新的“书的书”。我在它们之间，看见了共性，看见了相同，于是，我便肃然起敬了。

1977年3月25日

目 录

张岱年	序/1
冯亦代	序/4
舒 乙	序/7
唐 弢	我和书/2
(1913~1992)	书愤/7
	买书/9
	整书记/12
	借书和刻书/14
	俞平伯散文/19
	读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/21
	臧克家诗/25
	两本散文/27
	闲话《呐喊》/29
	关于《故事新编》/32
	革命的感情/34
	“有人翻印，功德无量”/37
	《饶了她》/40

- 撕碎了的《旧梦》/43
《晦庵书话》序/46
姜德明作《书叶集》序/51
《林真说书》序/54
《生命册上》序/57
《邮票中的世界名人》序/60
《菜根谈》序/62
书林即事/65
《居里夫人传》中译本序/71
- 钱三强**
(1913~1993)
- 孙 犁**
(1913~)
- 生辰自述/76
听说书/78
书的梦/81
谈读书/87
谈爱书/89
谈赠书/94
我的读书生活/97
野味读书/101
我的“珍贵二等”/104
我的《二十四史》/106
我的经部书/109

冯亦代

(1913~)

- 我的史部书/113
我的集部书/117
我的子部书/123
我的丛书零种/128
风烛庵文学杂记三抄/132
谈镜花水月(《芸斋小说》代后记)/136
庚午文学杂记(节选)/139
耕堂读书随笔(节选)/145
耕堂题跋(节选)/154
理书续记/162
记听风楼/173
辞听风楼/176
谈谈读书习惯(外一篇)/179
我的“痴”/182
书人书事(四则)/187
书癖/202
《听风楼书话》后记/209
《西边叶拾》序/212
《西园拾锦——美英作家论》序/215
一部值得细读的传记/218
《毛姆随想录》/223

- 海明威在橡树园/226
托尼·莫瑞森之歌/229
海明威的《战地钟声》/233
又见李黎/235
我和书籍/239
- 杨沫
(1914~1996)
- 王西彦
(1914~)
- 梅志
(1914~)
- 严文井
(1915~)
- 许国璋
(1915~)
- 于光远
(1915~)
- 金性尧
(1916~)
- 周劭
(1916~)
- 我的保护神/243
书香余韵/248
难以忘情/255
迎着强烈的海风/261
读书诸相/265
爱吾斋/270
夜读/273
傅东华的《山胡桃集》/279
似曾相识燕归来/283
读中郎偶识/290
雪夜闭门谈禁书/298

- 任继愈 重读《天演论》/309
(1916~)
- 南怀瑾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/314
(1917~) 读古书的方法/318
 闲书里面有真言/322
 纪晓岚编书不写书/324
 闲坐小窗读《周易》/326
- 吴鲁芹 我和书/330
(1918~1984)
- 陈 原 开明书店和我/336
(1918~) 三联书店的杂志和我/344
- 黄秋耘 焚书记/350
(1918~)
- 陈从周 读书的回忆/353
(1918~) 陋室新铭/358
- 周汝昌 读书与治学/361
(1918~) 对待书的方法和态度/366
 不离本行/370
 黄裳·我·红楼梦·水西庄/380
- 思 果 读书乐/385
(1918~) 书孽/388